



黎明

郑潜云 郑逸夫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1246.7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包括“黎明”等四个短篇。“黎明”，寫一个佩頗族青年的妻子难產、朋友患病，被一个和他家有世仇的医生——**傣族姑娘**給医好了，从此便釋了前仇；“黎二在軍隊里”，寫一个彝族青年參軍后的生活：班長对这个新战士的关心、爱护，和他在斗争中的成長；“边疆教师”，寫一个榮譽軍人轉業到边疆農村中教学时，如何以他的实际行动，感动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，扭轉了他們对教师的疑懼情緒；“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指揮員”，描寫战士們对文化学习的热情，和他們对文化教員的爱戴。

黎 明

鄭潛云 鄭逸夫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壹壹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180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 13/16 字数 35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定价(6) 0.17 元

目 次

黎明.....	1
黎二在軍隊里.....	15
边疆教师.....	23
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指揮員.....	38

黎明

黎明，在东方的边缘，仿佛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将那灰色的、浓密的烟雾划开来。金色的太阳跨上了肅穆的山頂，透出淡淡的紅霞。柔軟的云塊塗上鮮艷的色彩，云雾漸漸上升了，散开了，山野像是用水洗刷过一般干净。

天空明朗，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，漫山五顏六色的鮮花，更加光彩夺目。菩提樹叶子發亮了；彩雀扑上扑下，愉快地飛翔着；樹枝輕輕地搖动起來，將晶瑩的露水洒落在地上……所有的僞頗族漢子都出來迎接可愛的黎明，又開始了一天的生活！

沙木勒從一間低矮的、用泥巴糊的竹片房子走出來，眼睛立刻耀花了。朝霞的光輝，迅速地染紅他的臉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在楞楞的站着。

停了一会，他从木鞘里拔出一把長刀，蹲在一棵傘形的樹蔭下，磨了起來。

沙木勒高高的个子，一双像星似的閃灼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道地的僞頗人。他很勇敢，敢和豹子斗架。據說，有一回，一个國民黨兵上山抓人拉馬幫，剛走進林子，就被沙木勒一刀砍下半截身子扔在斷崖下面。不过，因为他殺掉一个蔣匪兵，招得把寨子燒成灰燼。

沙木勒把刀磨得閃閃亮，可快哩，只要輕輕一碰，手指头就会削掉了。他心里很煩躁，坐在樹根上，削着一支箭頭。顯然，這陣子他還不等着使用它，一上春天，才開始狩獵哩。

這時，黑黑的屋洞子里妻子的呻吟聲，高一下，低一下，長一下，短一下，不時的傳了出來。沙木勒把手里的箭狠狠地丟在地上，接着，用快刀把面前的小枝什葉砍落一地……

沙木勒的妻子瑪莎害了病，他急得臉兒發青，瞪着眼睛一聲不吭，嘴巴一張一張的，恨不得跳進龍潭里，把鬼請上天去。

還在“跳弦子”的時候，沙木勒吹着美妙的葫蘆笙，他是一個出色的歌手。很多姑娘心動了，可是誰也不敢挨近他，仿佛他身上有一棵荊棘，會無情地刺破姑娘們的心。沙木勒舞着手，一搖一擺，姑娘們都著迷了。忽然，沙木勒停止歌舞，拉着洪樹寨頂漂亮的姑娘瑪莎跑開了。他們倆在山凹子里燃起紅燦燦的篝火，歌舞了一夜。沒三天，沙木勒趕着一條水牛把瑪莎接過來了。

沙木勒愛瑪莎，像愛一把祖刀。洪樹寨的小伙子們在禮牛上說：

“若是沙木勒糟塌了瑪莎，我們要把沙木勒的頭砍下祭鬼！”

瑪莎在慘叫着。門前那棵梨子樹，垂着葉子，梨子被風刮下來，好像為瑪莎的病痛難過的掉淚呵。

沙木勒揮起刀，真想把梨子樹砍下哪。這時，一個老人牽着一頭黃牛走來。

“沙木勒，牛牽來了，哪個時候殺生啊？”

沙木勒把牛拴在梨樹干上，撫了一下牛的尾巴。

“老爹，柏拉的病噻着好？”柏拉是老爹的小兒子，今年十九歲，也能吹着葫蘆笙去“串姑娘”啦。

“病害了，天鬼咬着啦！”老爹喃喃地嘀咕着。

柏拉是沙木勒很好的朋友，自小都一同去打麂子，一同去“串姑娘”。有一回，沙木勒碰上情敵，兩人拔刀撕打起來，虧了柏拉拿石頭擊退了對手。可是，就在和沙木勒喝酒的一個晚上，柏拉醉了絆折了腰，不知咋的又害着寒熱病，十來天，像條懶狗蜷在草堆里，疼的吃不住，只是喝酒來麻心。

沙木勒變得很孤獨，瑪莎肚子圓鼓鼓的，可是孩子不着地；柏拉病了，好像失去自己的手，愁得淌淚啦。勇敢的沙木勒呵，為什麼不吹響你的葫蘆笙？為什麼不把你的憂怨編成一段長長的泣歌呢？

因為山下是傣族住的地方，一望山下就看見蠻牛寨。舊社會里，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統治下，挑撥民族不團結，僥頗族和傣族種下冤仇，斷親絕戚，不交朋友。可是，這山里人治病都仿傣族的模樣。那天，柏拉的老爹拿着兩根鐵條，放進篝火燒紅，說是柏拉身上着了鬼，往屁股上燙了兩條烙痕，“滋”地一聲，柏拉昏過去了，差點斷了氣。這往後，灼傷發炎了，屁股爛得膿一泡，柏拉哼的力氣也沒有，眼睛翻白，變藍，發青。

夏天，太陽正上頭，晒得人難以忍受。松凹子有一塊陰地，茂密的松葉像傘子，遮蔽了天空。全寨子人都聚攏起來，不過，都不是來“跳弦子”，臉上沒有紅光，女人們的頭髮束個高包，漢子們敲着竹鼓，蓬蓬的响。

不一會，老爹牽着黃牛走來，人群立即圍攏起來。老人們燒起鬼，做了祭禮，大家口中念念有詞地祈禱着。這時，一個

橫長着髭鬚的人，殺氣騰騰的拔出閃亮的彎刀，向牛脖子上一揮，“吭噤”一聲，黃牛倒下了，紅血染遍地。

祭了鬼，砍下四條腿來，老寨人一條，殺生的一條，老爹一條，沙木勒一條；牛身煮一鍋，用竹葉子包成一包包的，分給寨人。

過了兩天，這兩人的病上了嘴唇呵，鬼纏得更老火。沙木勒寸步也不離開瑪莎，用手去搔着瑪莎的肚子，可傷心哪。這時候，如果有个仙人把瑪莎的鬼赶跑了，治好了病，沙木勒呀沙木勒，你的眼淚把遍山的丁香洒紅，你將用哪樣來报答恩人啊？……

老爹蹲在梨子樹下，凝望着伸向城里的、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。顯然在盼望着一个什么人來，臉上浮起喜悅的笑紋。

沙木勒說：

“老爹，我去拉牛。”

“做什么事？”

“祭鬼嘍，”沙木勒絕望地、痛苦的說。“瑪莎病重了！她快死啦！……”

老爹却說：

“沙木勒，瑪莎不會死！”

“不會死？”沙木勒忽然糊塗起來了。

“你看，這不是有條路，你能望到盡頭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沙木勒，你猜，我在等哪個呀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沙木勒用祈求的眼睛望着老爹。

“我等醫生來！”

“医生？”沙木勒簡直糊塗了。“医生？”

“昨天工作隊回城里替我們請医生，他說，这里病人多，今天赶來，還要住上一些日子呢。”

“医生！”沙木勒兴奋得跳起來。“老爹，毛主席的医生來了！瑪莎、柏拉不会死啦！老爹，你猜，我咋个报答医生呢？殺牛擺酒？还是敬上三杯酒嘍？……”接着，他皮球似的蹦起來，跑回家去：

“瑪莎！瑪莎！医生來了！医生來了！……”

傍晚时分，寨子上出現一个女衛生員。这是蛮牛寨的傣族姑娘，叫曩小团，才十八歲，瘦小的个子，一双活潑的眼睛老是笑。她背着藥包，跑進老爹的屋子里。

边疆一解放，曩小团立刻参加縣民族医院的医療大隊，由于她聪明能干，接受新事物快，医院送她上昆明學習。她昨天从昆明回來，剛一歇脚就上这寨來給僥頗人治病。

沙木勒跑出來，他知道：老爹一准先把医生請去給柏拉治病。老爹的屋子四周围攏着人，大家都好奇地蹣着脚瞧望着这个女衛生員。沙木勒用肩头把人扛开，可是一看，扭身跑回來。

沙木勒心里想道：

“报仇！要报仇呀！要把她殺掉呵！”

瑪莎睜眼看見沙木勒木鷄似的站着，她有气無力的說：

“噲是医生來了？”

“工作同志。”沙木勒也意識到自己說錯了，但他故意扯謊。

瑪莎“哎——”地叫了一下。

沙木勒心里像黃螞蟥爬着、黑烏鴉啄着一樣难受，說不出哪樣滋味來。看着瑪莎的痛苦，自己也痛苦；看見囊小团那活潑的眼睛，却引起他天大的仇恨。

这时，他回憶起五年前的一台事。

——有一回，在月地里，老沙木勒从老林里牽回一头牛。老沙木勒把这头牛給一个鄰人祭鬼了。不兩天，蛮牛寨的老囊跑上來要牛，可是牛殺了，牛毛也讓風吹跑啦。老沙木勒跟老囊說好話，过几天，把黃牛还給老囊。由于老沙木勒的耿直和誠心，也由于他們都是近朋親友，老囊裂着那張黑色的嘴乐和了。

老囊回到蛮牛寨，一个边治局（國民党的政治机关）的人悄悄对他說：

“我看見老沙木勒把牛拉上老街賣了，賺了一袋子小錢。你的眼睛叫騙了！”

老囊把这句話記在心上，狠狠地咒罵起來：

“老沙木勒，毒蛇咬你的心嚙！我們兩個都老了，可是你当人家的眼睛老花啦，看不見你的坏心腸！”

这一夜，老囊硬睡不着，床上好像是鋪着蒺藜，翻來滾去。忽然，老囊蹦起來，跑上山去跟老沙木勒說理。

老沙木勒还以为老囊出了什么事，讓他合个手兒。好比：一塊去攆老豹呀，一道去打蠹賊呀……老沙木勒提着閃晃晃的長刀，走出來。

“老囊，啷是出了事兒？”

老囊看見老沙木勒提着鋼刀出來，心里生疑了：裝哪樣傻鳥，騙不过猫头鷹的眼睛，你倒想來殺我嚙，你看他說些哪樣

迷話？……

“不是和你合手，我是跟你說理。”老囊板起臉問。“你把我的牛賣了？”

“沒有的事，我当真殺祭嘍。”

“人家看見的，你說漏了嘴，你想騙我的心！”

老沙木勒順刀砍下一根梨枝：

“老囊，我們來起誓！”

“呸！”

這兩個老人你一言我一語，一聲接一聲，一聲大一聲，吵得臉紅脖子粗，氣的二呼二呼的，愈說愈糊塗，愈說愈不在理。於是，老囊氣跑了：

“老沙木勒，你的心叫烏鴉啄了！”

老沙木勒也狠狠地咒他一句：

“老囊，你的眼睛也叫烏鴉啄了！”

……。

第二天，老沙木勒趕街回來，走進濃蔭的小路，樹叢兩旁黑黢黢的，忽然跑出一個人，向老沙木勒的脖子上、身上、臂膀上連砍幾刀。老沙木勒用手擋着頭，倒下來，直滾到崖子下，像死人那樣攤着。末后，還是上山的僥頗人把他背回來。

沙木勒那時才十五歲，哭得可傷心。老沙木勒喝了几口酒，對着沙木勒說道：

“一個……真正的……僥頗……人，他永遠……不會忘了……阿爹的血仇！孩子！要報仇呀！……”隨後老沙木勒死了。……

今夜，沙木勒想起了父親的遺言，拔起刀沖出去了。

夜，多么沉静，竹叢沙沙在响。

月亮透白，看見有几朵浮云飘过。

这时候，漫山遍崗燃起篝火來，僂頗族男女青年“跳弦子”了。实在，这是痴情的甜夜呵。

可是，沙木勒看見紅燦燦的篝火，生起仇心，長着胆子。于是，他站在老爹屋前的箐樹下，好像夜猫一样躲着。

老爹屋子里陪着几个老人，一面念符，一面收点着东西。沙木勒偷偷从門縫眼子瞧見：

屋子里，点着一盞竹灯，挂在牆上，半明半滅地照亮着。

曩小团用热水敷着柏拉的爛膿泡，那膿血淌了一床，臭得嘔人。柏拉粗粗地喘着气，好像翻过一架高山的馬兒。曩小团在爛肉上抹上藥膏，然后又打了一針，才把他按在床上睡下來。由于曩小团的热心治療，老爹真是感激不尽呀！曩小团講着生硬的僂頗話，叮囑他不要碰着柏拉，不要用鉄条燙他，也不要驚醒他，总之，讓他好好的睡覺。……

沙木勒有点感动了。他看見曩小团这殷殷勤地为自己的朋友治病，又是那样好的心腸，好像山谷中的孔雀，僂頗人可爱上她呢。可是她还記得老曩殺死老沙木勒的事么？那时她还是十三歲嘛……沙木勒想到这里，手把刀插進竹鞘去。他吁了長長一声，心想：

“这陣殺掉她，柏拉要病啦，全寨子都会反对我，要把我砍开肚子吊在樹上讓老鴉啄死呵！……好吧，讓她把全寨子的病治好了，讓她回老街去，我像老曩似的埋伏在老林里，殺掉她吧！……”

第二天，剛明，霧气裹住山叢。梨子樹的叶子还留下昨夜

的露水。

老爹高高兴兴來拍沙木勒的門。

沙木勒一夜沒闔眼，打開門，看見老爹后面站着曩小团，她提着藥包在笑着。

“沙木勒，我給你請医生來了！”老爹說道。

沙木勒冷冷的回答：

“老爹，我們不請医生啦！”

“咋个？”老爹連忙解釋道。“医生是打縣里派來的，不拿錢，手藝高，給病人治病挺細心，你嫌她治不好病么？”

“我不請！”沙木勒說道。

老爹生气了，好像要打架的火雞一樣，鼓起圓圓的眼睛。曩小团連忙插上一句：

“老爹，我們上別家去吧。”這樣才把老爹拉走了。

沙木勒想了一想，請一個老婆子來。他想着：瑪莎的肚子大着，要生小孩哩。于是，請來的老婆子仿傣族人的治法：用吃飯的小竹籬圈着瑪莎，上面壓着把刀壓鬼。瑪莎蜷曲着身子，連氣也透不過來。她臉發青，眼睛轉不動，舌頭也轉不動。沙木勒也替她受罪，不時跑到屋前去，蹲在梨子樹下發傻，有人走過身邊，他睜也不睜。喳鳥歌唱得很好听，往日他常用口哨逗它們玩，現在，他覺得喳鳥在對他唱鬼歌。他忽然暴跳起來，用石頭把喳鳥驅跑了。

瑪莎暈過去了，眼睛像死魚似的白着。老婆子掀開竹籬，連忙把一碗沙木勒洗了腳的水灌進去。瑪莎睜着眼睛，嘴一張一張要說些什麼，可是一個聲音也說不出來。沙木勒喃喃地祭了一下鬼，喝酒喝醉了。

柏拉可以起來走動了。这天，他站在梨子樹下，看見沙木勒走來。

“木勒，你看，我走路啦。”柏拉一拐一拐走給沙木勒看。

沙木勒笑了，但是皺紋里含着多大的苦痛呵！

“柏拉，你着神嘍。”

“傣族姑娘心好，把我的病治好了。”

“可是，瑪莎還躺着。躺得屋子快塌了！”

“咋个不請醫生？”

“唔。”

沙木勒臉上一沉，走了。

瑪莎突然抽搐着身子，喘着短促的粗氣，快要死了！沙木勒情不自禁地哭了，哭得那樣傷心。

這時，老爹走進來，也掉下了眼淚，他啞啞的說：

“瑪莎不得活了！”

沙木勒一下撲在老爹的懷裡，哭得更傷心：

“瑪莎！……瑪莎！……”

老爹抹着眼淚，說：

“木勒，不要耍性子。瑪莎和孩子兩條命呵！”說着，老爹去請曩小團來了。

瑪莎掙扎着，叫喊着，用手扒着牆泥，牆泥一塊塊掉下來。

曩小團跟老爹來了，她馬上給瑪莎打了一針強心劑。這時，站在身邊的沙木勒，忘了給瑪莎打針的是他的仇人！他和曩小團的心全放在瑪莎的身上，想的是那個孩子會不會叫哇。

沙木勒吹起火來，煮一鍋開水。他看見曩小團把手洗了好幾遍，用肥皂擦了又擦，把指甲剪掉，帶上手套。於是，她輕

輕地揉着瑪莎的肚子。

曩小团安慰着瑪莎，和她親切地啦話兒。沙木勒听着听着也感受着一種熱情，眼睛開始明亮了。過去，許多年來被國民黨反動派挑撥，民族之間不和氣，互相殘殺，連姑娘也不嫁下山。現在，你看，僥頗人有病，傣族人來治；傣族人出了事兒，僥頗人去一道抓蟲賊！兄弟民族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下，團結起來啦！這陣子不興殺人，不興報仇嘍……

曩小团把孩子頭揉順了。接着哇地叫了一聲，孩子落地了。

孩子！孩子呵！

沙木勒游蕩在梨子樹下，驚喜交集地心里叨念着，聽見孩子哭了，他沖進屋來，抱着瑪莎。瑪莎笑了，沙木勒笑了，曩小团笑了，老爹笑了，連月亮、夜鶯都笑了。

曩小团待在的日子長了，全寨子的人健壯啦，盤田、狩獵、祥祥事都能干呵。

全寨子誇贊起曩小团來，但她却說：

“不是我好心，倒是共產黨毛主席教好了我！教會我為邊疆各民族服務！”

“是嘍，沒得共產黨毛主席搭救我們，我們就要被鬼攆跑啦，毛主席嘍，你的光輝照着我們的寨子啦！”

沙木勒自己也說了這些話，打心里也誇獎這姑娘能干，好人。今天，瑪莎把鷄頭一刀砍去，殺生謝鬼。末後她說把鷄子讓曩小团吃，在鷄子上面洒一遍酒，鷄子的味道才香。可是，傣族姑娘不會喝酒吧，瑪莎問沙木勒，沙木勒便沒有放酒。

可是，沙木勒糊塗了，他站在梨子樹下，想着不痛快的事

兒……？

柏拉說：

“木勒，你尽想哪样事？現在，瑪莎病好了，你的朋友也能做活路了，医生也給你家引出孩子來啦。”柏拉学孩子哇哇直哭，逗的沙木勒笑起來。

“笑呀，”柏拉也笑。“你还有哪样憂愁呢？山羊找不着路也不哭呀！”

沙木勒忽然暴躁地說：

“兩個人对着臉說笑，不如一個人对着心里說話更好！”

“唔，我全明白了。”

柏拉扫兴地走开了。

沙木勒又回到糊塗的思想里：殺她还是不殺她？报仇还是不报仇？……我算是一个真正的僥倖人嗎？……

曩小团給他帶來好日子，黑洞洞的屋子被燦爛的陽光照亮了。这些他懂得。但是，老沙木勒死時說過：“我死了閉上一只眼睛，給我报仇了，我才安逸的閉上兩只眼睛！”……这声音，这容貌，这悲痛，这一切的情景都清晰的保留在腦子里，即使用刀把头砍下，还是去不掉这血仇的痕迹呵。

这几天，沙木勒看來，曩小团像用泉水洗干淨的头髮一样，把髒东西去掉。她好似忘掉上一代的結下冤仇，总是那样活活潑潑的，真像一条小魚在水面上欢天喜地的跳躍着。把沙木勒、瑪莎、老爹、柏拉……当作自家親人，要不她咋个这般親热呢？

不，不能！

咋个能殺她呢？她要為我們僥倖人治病！要為千个万个

像瑪莎那樣痛苦的人接生！我殺掉她，僥倖人要淌眼淚的，瑪莎也會死掉了，用包谷杆蓋起來，放在野岩里，讓野狗啃她的骨頭，讓黑鴉啄她的腸子，呀，多么可怕啊！要是我殺了她，老爹、瑪莎和柏拉要把我殺了，僥倖人把我放在寨口，用腳把我的骨頭踩成粉末……我咋個能殺她呢？我的心叫烏鴉啄跑了？

不！不能！

……沙木勒拿刀子把石頭劈開，他對著它說：

“阿爹，你看着小孫子，該閉上兩只眼睛吧！將來長大了，我要送他上城里讀書，也學會為邊疆兄弟民族服務！”

沙木勒想透了，像小鳥那樣快活的飛回家。

“瑪莎！我們的鷄子煮好沒有？沒有放酒吧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，”瑪莎忙碌着說。“你去請醫生來吧。”

不一會，沙木勒回來了。曩小團到橄子寨看病，天快黑了，還不回來。沙木勒和瑪莎非常焦急的等着。瑪莎見着人就問曩小團回來沒有？

夜深了。沙木勒倚在瑪莎身邊，等着曩小團漸漸地打起盹來了。

曩小團摸着黑夜走回來，踏着一條山麋走的路，高大的老林，黑壓壓，密層層，遮天蓋地，沒有一綫光亮。忽然一個人閃出來，吓得曩小團哇地叫起來，接着身上挨了幾刀，倒下了，鮮血把黑土染紅了！……沙木勒突然跳起來，睜開眼一看，哦，原來是做夢。

瑪莎被他驚醒了，蒙蒙朧朧地問：

“你看見月亮嗎？”

“別吵。”